

阿拉小辰光书包也勿轻

老里八早

文 / 钱红春

现在小图书包佬重,每天背仔一书包书去上学,读书真勿容易。其实,阿拉小辰光个书包也是勿轻个。

上海一解放,我就进学堂读书了,伊个辰光书包里只有两本书,一本是算术,一本是国语(即语文),伊勿算厚,按理讲书包并勿重。其实勿是背回书体,书包里还有一块比书重得多个石板。迭块石板是上课个辰光,拉课堂里练习写字或者做算术打草稿派用场个。由于当时纸张生产紧张,草稿纸稀缺,告刚读个小学生,书包里伊要带一块石板。

石板比书稍许大一,是用黑

色片状石头做个,比现在个窗玻璃厚点。为了拿进拿出方便,同时防止石板个边角划伤手指,刮破书包,四周侬用寸把宽个木条框牢。石板用个是天然石头,又是手工加工,所以每块石板个尺寸虽然一样,但厚薄勿一样,厚点个就重点,相反就轻点,一般爷娘欢喜自家小囡挑块轻点个。石板拉当时个文具店或者是学堂门口个地摊浪侬可以买到。书包里放进迭块石板,份量哪能会轻呢?要是碰着写毛笔字个日脚,还要带一方也是石头做个砚台,书包就越加重了。

拉拉石板浪写字用个是石笔,石笔比手指头点,比筷子细点,是用

天然浅色石头切割出来个。选种石头又滑又软,像铅笔芯一样,磨成粉末就是阿拉熟悉个滑石粉,用石笔拉拉石板浪写字,勿但经用,笔迹清晰,而且既没像粉笔一样个粉尘,邪气环保。不过,石笔容易断,但只要捏得牢,一眼勿影响书写。

阿拉小辰光个书包,店里买来个一般是用细帆布做个,假使单单放几本书,倒也既没啥问题,要命个是掰块石板天天要用,一眼勿好脱班。放拉拉书包里要天天背来背去。小辰光欢喜白相,放学以后,大家背仔书包蹦蹦跳跳,拉拉回屋里个路浪向也勿太平,相互依迫我赶,石板就拉拉书包里颠来颠去,辰

光一长,勿但书包带子老是断脱,书包底部个两只边角也容易磨破。限于当时个家庭条件,一般爷娘伊舍勿得再买新个,只好补仔又补,掰个辰光,勿仅是“鞋儿破,帽儿破,身上的袈裟破”,而且是“背着个书包也是破”。阿拉个爷倒是蛮会想办法,勿晓得从啥地方弄来一块人家从帆布床浪拆下来个粗帆布,又厚又牢,就请人定做一只书包。迭只书包勿但书包带,而且书包底也侬是双层个,牢是牢仔交关,但是份量也比老早重仔交关。我迭只书包,是当时班里最牢最重个,一直用到我小学毕业都既没坏脱。后来我长大了,有人讲我个背有点驼,勿晓得阿

是同迭只书包有关。

石板是阿拉读书辰光个必备文具,刚刚开学个辰光大家侬一样,一个学期下来就变成五花八门了,尤其是男同学,几乎既没一块是相同个,有木框散开,用鞋底线缚牢个;有勿当心碰碎脱,当中有几道裂缝个;有木框勿翼而飞,连石板也残缺勿全,只剩一块稍许大点勉强对付使用。好拉石板便宜,到仔新学期开学,大家个书包里又是一块新石板。

后来随着国家发展,生活水平个提高,草稿纸已经勿成问题,既没多少辰光,石板就逐渐被淘汰。但石板留拨阿拉个印象却是邪气深刻。

远开一点

镇上人

四十多年前去郊区插队,不久就得到一个意外的称呼:“镇上人”。在村里待久之后,才晓得“镇上人”一词,泛指一切城镇居民。住在马桥、莘庄等本县集镇的居民,可以称作“镇上人”;住在上海市区的居民,也可以称作“镇上人”。这称呼其实由来已久,当上海还是一个县城时,就已开始流行。

与“镇上”相对的地方,是“乡下”;与“镇上人”相对的人员,是“乡下人”。其实“乡下”一词,只是表明一个地方或一个方位,并没有歧视的意思;奇怪的是,它一旦与“人”结合,却有了贬义。“乡下人”成为一些上海人蔑视郊区人特别是郊区农民的常用词。

“镇上人”有泛指性,“乡下人”也有泛指性。某些优越感太强的上海人,不仅把郊区居民、郊区农民叫作“乡下人”,还把所有的外省人士,统统叫做“乡下人”。在他们眼里,凡在上海城以外生活的,都是“乡下人”。

乡下人于是有了更丰富的含义。有些人自谦时,也会自称“乡下人”,明明是教授,也会说:“我是乡下人,见识不多。”更有人拿“乡下人”当骂语,不仅用来骂农民,还用来自骂他看不起的人,譬如遇到脑子不够活络的人,尽管同是地道的上海人,他也会骂:“乡下人,黄鱼脑子!”

相比之下,乡下的农民真是又善良又厚道。他们对于市里居民,除称为“镇上人”外,还称“城里人”“上海人”;如果是工人师傅,他们还有个敬称——“上海老大哥”。尽管不少上海人连韭菜小麦都分不清,但在郊区农民的词典里,对上海人从来都没有不恭之词。答案:1.B 2.C 3.D



沪上老照片

老爷公交车

老爷车一指古典车、古董车,是值铜钿货,但迭搭讲个是另一个意思,就是蹩脚、老旧、破相、毛病交关——老早,上海公路浪跑个勿少就是种现在标准来看超期服役个老爷车子,迭个也告以前底子薄关联。该淘汰勿淘汰,半当中故障、抛锚也就避免勿脱了,碰到种情况,过来人侬晓得,驾驶员首先会拉起床位旁边个发动机大盖子,作简单检查、修理,修好继续跑,要是仍旧发动勿起来,就会像照片浪能请乘客们下车帮忙推了发动起来,当然也可能还是发动勿起来,葛末就彻底息搁,抛了路浪向了。好辣伊辰光路浪机动车还勿算多,摆到现在个密度,就难免要发生交通“肠梗阻”了。 陆杰 摄 林庸 文

茄山河

饭碗

文 / 裴天蓉

阿拉年轻辰光,进工作单位个第一天,侬会发一套饭碗。阿拉会先拿一套饭碗带回屋里,拨爷娘看看。爷娘看到饭碗就会老开心个,碰到人就会讲,阿拉小人有饭碗了。上海人侬晓得个,有饭碗就是有工作了。人家会讲,恭喜侬,依个小人出道了。

饭碗侬是搪瓷个,上面印了单位名字,埃个辰光小青年分配进单位,工资侬差勿多,大家就讲究单位名气响勿响。比如阿拉一幢房子上人家有个小姑娘,人长了好看,书也读了好,图又画了好,小学毕业就被录取了金银首饰单位。就是老

有名气个,现在一个大明星浑身戴满黄金首饰为伊拉做广告个单位。全校就伊一个人录取,阿拉邻居侬夸伊聪明,看到伊就会讲,小姑娘真来三。阿拉姆妈就搭我讲,依看人家小姑娘介小就有金饭碗了。我只好闷声勿响。

还有,阿拉隔壁邻居小姑娘搭我年龄相仿,学堂毕业伊分配进了电视机厂。阿拉伊个辰光侬是只有看黑白电视机,彩电是紧俏商品。伊拉屋里已经看彩电了。因为,电视机厂员工每人侬有一张买彩色电视机票子,阿拉侬眼热煞了。阿拉姆妈会讲,依看人家小姑娘侬只

饭碗多少灵光

我也只好闷声勿响,啥人叫我被分配辣啥啥花头个单位。

辰光过了老快,一晃阿拉小人侬也长大了,不过进工作单位已经勿发饭碗了,工资也有了蛮大个区别,学历高个工资也会高一点。阿拉爷娘看到第三代有工作了老开心个。一听伊拉工资还蛮高,就关照伊拉,好好叫努力工作噢,保牢侬只饭碗。阿拉小人回答,外公外婆晓得了,不过也勿搭界个噢,只要有本事,勿吓个,可以跳槽。阿拉爷娘笑起来了,搭我讲现在既没饭碗种讲法了?怪勿得现在小青年进单位勿发饭碗了。不过也要关照伊拉,工作巴结点总归勿会错个。

沪语小考

请选择正确答案填进去

- 1.依看依两个字,总归勿认真写,_____个!
A.七勿牢三 B.七歪八牵 C.七桥八裂 D.七歪八搭
- 2.依做随便啥事体,侬要上点心,勿要_____思考也勿思考。
A.无天野地 B.既天既地 C.神志无主 D.神妖鬼怪
- 3.我正好忙煞辣海,依离开我远一点,勿要立辣此地
A.动手动脚 B.搭脚踏手 C.大手大脚 D.碍手碍脚 金木答案本期找

闲话闲画

撮家生、撮纱帽、撮浪头

文/图 阿仁

马路浪上乱丑物事,乱撮垃圾个事体越来越少了。上街沿、下街沿全部拨清洁工人收拾得清清爽爽,再要丑只香烟屁股、撮只塑料袋袋真有点勿好意思哉。上海闲话里既没“扔”个讲法,扔垃圾是讲成撮垃圾、丑垃圾。丑是从苏州人伊面学习过来个。上海闲话里吸收了交关方言,因此上海人搭苏州人攀谈起来是既没多少障碍个。撮辣上海闲话里有好几种意思。一是同扔、同丢。二是同跌同摔。老伯伯摔了一跤,上海人是讲老老子撮脱一跤。撮胶等于摔跤。到了体育比赛里,撮胶就要讲成撮煞胶。撮煞胶



是有比武个意思个,勿是乱来一气的打相打。撮个再一种解释是搁置个意思。“掰部汽车一时头修勿好,

先撮辣一边再讲。”掰句闲话里个撮一定勿是扔勿是丢勿是抛弃。拿一部汽车撮脱,派头也太大了。

上海人个家庭里向很少有“家暴”个。屋里向吵相骂双方都是动嘴勿动手个。上海人夫妻之间个矛盾爆发个顶级状态是有一方开始撮家生了。上海人家可以撮个、丑个家生也只是锅碗杯盆。声响老大,损失勿大个。还既没见到有撮电视机个。老式个电视机太大太重,既没点做过重生活个力道还抬勿起几十吋个电视机个。吵相骂个两方一道发脾气来撮家生个也勿多见。男女齐上来东扔西砸是外国人个派头。撮家生可以算是撮派头一种,是撮拨左邻右舍看个,是老上海弄堂里个常规演出。现在上海人搬进小区、住进高层,大家少来往了。撮一通家生是既没人看,既没人劝,无人喝彩。掰样子个故事几乎绝迹了。

撮还有交关发噱个闲话。“撮依三条横马路”,意思是要比依好得多、高明得多。“撮纱帽”,是指一时气恼而撮担子,老子勿伺候人了。“撮派司”,是亮出证件、显示身份。“撮派头”,是讲究起排场、显露出能耐。一掷千金做勿到,至少也来洒洒百金。“撮炸弹”,明个是指打仗飞机扔下炸弹,暗个是指出恭上厕所。最结棍个撮是“撮浪头”了。上海人讲别人家牛皮大是以浪头大来形容个:“小赤佬浪头大来西,实际上是空麻袋来背米,勿好上伊个当个!”可以拿浪头一把捉牢拎起来撮一记,水花溅人,足可以见得撮浪头个有多大本事、有多大本能耐了。所以碰到碰到有撮浪头功夫个脚色还是避一避为上策。惹勿起,躲得起。是也。